

世界文学译丛

雾都孤儿

周殿富◎主编 [英]查尔斯·狄更斯◎著 郁丹◎译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雾都孤儿》以雾都伦敦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孤儿悲惨的身世及遭遇。小说描写了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赞扬了人们天性中的正直和善良。同时，作品又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充满着人道主义情怀。

雾都孤儿

世界文学译丛

雾都孤儿

周殿富◎主编 〔英〕查尔斯·狄更斯◎著 郁振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责任编辑：周海莉
责任校对：北京慧眼校对
版式设计：马宇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雾都孤儿 / (英) 狄更斯 (Dickens, C.) 著; 郁丹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7
(世界文学译丛)

ISBN 978-7-5463-3080-8

I. ①雾… II. ①狄… ②郁…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8557号

书名：雾都孤儿
著者：[英] 查尔斯·狄更斯
译者：郁丹
出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21
字数：298千字
版次：2010年7月第1版
印次：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发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号：ISBN 978-7-5463-3080-8
定价：35.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出版前言

——永恒的文学生丰碑

伟大的思想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读书虽则不能延伸一个人的生命之长，但却可以拓其生命之宽；读书不仅可以使人知世明理，也可以使人活得更有高度、更有深度。数百年来，文学名著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宝贵财富，在世界的作家行列里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现实主义作家如高尔基、罗曼·罗兰、海明威等；现代主义文学精英如艾略特、卡夫卡、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等。他们的作品浩如烟海，令人目不暇接。

名著之所以一直魅力不减，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名著所包含的人物命运极度的悲剧色彩感染本善的读者心灵，也不仅仅是因为那些震撼人心的爱情或多或少的缺憾给人以似曾相识的错觉，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与每一位读者息息相关，每一位人物的个体都是现实中的每一位读者，他们时而伟大，时而渺小，使得每一位阅读这些名著的人，在轮番上演的各类悲喜剧中，看到了自己真实的人生。除此之外，读者更多地会从这些名著里得出特别的思想，这些思想或者能拯救他们的心灵，或者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所以，面对这个世界，尽管人们时时处在喧嚣与忙碌中，时时面临欲望之海的威逼，及至于到达绝壁深崖，人们却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名著的阅读。因为只有名著的阅读中，迷失和疲惫的现代人才重温躺在母亲怀里的温暖，才能像远走他乡的游子回到故土一样，让自己的心灵“诗意地栖居”。

于是，我们经过多年的数十次论证、调研，组织众多资深人士编译了这套《世界文学译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长期而宏伟的工程，因为肩负着为读者奉献巨大精神财富的重担；对你们来说，或许你眼前的这部《世界文学译丛》就是一条通往书山的捷径，是你采撷文学海洋中无数浪花的垫脚石。所以，在编辑过程中，编委们全面整合世界名著，纵向上选

择了不同时代的大家名著；横向上则注重体现各个学科领域的经典名著；内容上涵盖了历史、哲学、艺术、自然科学、心理学、教育学、未来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所有的这些经典名著，有的影响了一个时代，有的甚至对某个学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些书可以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也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修养，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指导意义。然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说，面对浩瀚书海，常会感到无所适从，每一部世界名著都像一座高山，层峦叠嶂，令人望而生叹：这样一部部宏伟巨著，该如何读起，从哪儿读起呢？

对此，《世界文学译丛》为了弥补这种遗憾，编委会尽力全面收罗了世界文学海洋里影响力最大的百部名著，使读者因此更具选择性，也可以完全按自己的爱好来阅读。另外，编委会在选择、打造世界文学名著宏伟工程计划的同时，也未忽视其审美要求，无论是编者还是设计人员都力图把它打造成一部艺术性与知识性相融合的全文化作品，大胆创新的版式设计，简约清新，既体现出历史的演进，又给人以跌宕起伏的韵律之美。通过多种文化元素的融合让读者直观、深入地了解世界名著，提高人文素质。当读者打开这套《世界文学译丛》时，文化的力量随着书籍的新颖风格一起流淌，思想与文字的艰深变得轻松亲切，使读者不知不觉中开始一段愉快的读书之旅。

《世界文学译丛》工程气势恢宏，必将成为一场盛大的文化宴会。对此我们坚信，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为读者竭力奉献的也必将是一次心心相印的对视，一次期待已久的重逢，让读者与伟大者的思想同在，与精彩一路随行。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
第三章	10
第四章	17
第五章	23
第六章	31
第七章	34
第八章	39
第九章	45
第十章	50
第十一章	53
第十二章	59
第十三章	66
第十四章	71
第十五章	79
第十六章	84
第十七章	91
第十八章	98
第十九章	103
第二十章	110
第二十一章	116
第二十二章	120
第二十三章	125
第二十四章	131
第二十五章	135
第二十六章	140
第二十七章	148

第二十八章	154
第二十九章	161
第三十章	164
第三十一章	169
第三十二章	177
第三十三章	183
第三十四章	190
第三十五章	197
第三十六章	203
第三十七章	205
第三十八章	212
第三十九章	220
第四十章	232
第四十一章	238
第四十二章	246
第四十三章	254
第四十四章	262
第四十五章	267
第四十六章	270
第四十七章	278
第四十八章	284
第四十九章	291
第五十章	299
第五十一章	308
第五十二章	318
第五十三章	325

第一章

因为很多的缘故,对于有些小城,它的名字我还是先不提为妙,就算是假名我也不想给它取一个。它和许多的城镇一样,有一个名副其实的机构——济贫院。文中的主人公就出生在这所济贫院里,详细时间无须赘述,到目前为止这些对读者来说并不是很重要。

那孩子由教区的外科医生接生,来到了这个对他而言是个灾难并且动荡不安的世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让他感到很头痛的是,他能不能有名有姓地生活下去。假如这种情况真的发生,那么这本传记很有可能不会问世,即使问世也只有寥寥几页,不过倒有一条与众不同的优点,它将会成为古往今来世界上言简意赅的传记范本。

说实在的,我也无意坚信:出生在济贫院是一个刚出生的人所能期盼得到的最美妙、最令人羡慕的事情,但我想声明一下,对奥立弗·退斯特来说,这或许是很幸运的一件事了。

不瞒读者朋友说,当时要奥立弗自己呼吸空气都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这又确实是婴儿活下来的最基本的条件。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躺在一张小毛毯上直喘气,在生与死之间挣扎,且倾向于后者。别的暂且搁置不说,在这段时间里,假如在奥立弗的周围是一群老奶奶、大娘大婶、护士以及学识渊博的大夫,那么毋庸置疑,他就真的活不成了。

但是非常幸运的是,当时在他身边的只有一个济贫院的老太婆,她已经被一点不常喝到的啤酒弄得有些晕乎,还有一位负责接生的教区外科医生。真的,当时就这么两个人。奥立弗与命运的第一回合的较量开始上演。

最后的结果是,几个回合后,小奥立弗的呼吸变得平稳了,他打了一个喷嚏,发出一声啼哭,他是个男婴,那哭声大得惊人,要知道,他在三分十五秒钟之前,还不曾告诉人们他还具有嗓门这样一个器官。伴随着一声啼哭,他开始向全院的居民宣布:本教区的一个新包袱诞生了。

新生命刚刚用哭声向教区证明了它的诞生时,这间屋里的铁床架上的那张破烂不堪的床单开始沙沙地响起来,一个虚弱乏力的年轻女子从枕头上抬起她那苍白的脸庞,用很微弱的声音缓缓地说出几个字:“让我看一眼我的孩子吧,我快撑不住了。”此时,坐在壁炉边的医生,那个一会儿烤烤手心,一会儿又搓搓手背的人,听到她的声音,很快站起来,语气出奇的温柔,

走近她的床边说：

“噢，我的上帝，你不可以就这样死了。”

“是的，上帝保佑，她现在可真的死不得，真的死不得。”护士一边插嘴，一边神不守舍地把一只绿色玻璃瓶放进衣袋里，她刚在角落里尝过了那里边的东西，她觉得很满意，“上帝保佑，她这会儿可是死不得，等她活到我这个岁数，她自己养上十三个孩子，就剩下两个，其余的全都夭折，剩下的那两个跟我一样也待在济贫院里，到时候她就会明白了，犯不着这么想不开的，想一想当妈妈是怎么一回事，自己的宝贝在这儿呢，她就一定不会撒手离开了。”

她的本意是想用做母亲的美好未来安慰产妇，但却没有得到预想的效果。那产妇无力地摇摇头，朝孩子伸出她的手。

医生急忙将孩子放进她的怀里，她满怀深情地把自己冰凉苍白的嘴唇贴在孩子的额头上，然后她用双手擦了擦自己的脸，眼睛下意识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战栗着把头向后一仰——就魂归西天了。

之后，尽管身边的人已开始不停地摩擦她的胸部、双手、太阳穴，但是她的心脏已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医生和护士极力说些玩味的话语。但是一切已经太迟了。

最后，医生无可奈何地说：“一切都结束了，辛格密太太。”

“哦，我可怜的孩子，就是这么回事。”护士一边说着，从枕头上拿起自己那只绿瓶的瓶塞，那是当时吩咐她抱孩子的时候弯腰碰掉的，“哦，我可怜的孩子。”

“要是这孩子哭闹不停的话，尽管吩咐人来找我，”医生不紧不慢地戴上手套对护士说道，“这小家伙很可能会折腾一会儿，如果真是那样，就给他喝点儿粥。”说完，他戴上帽子，刚走到门口，就又在床边停了下来：“孩子他妈很漂亮，你们知道她来自什么地方吗？”

“她是昨天晚上被送来的，”其中一个老太婆说，“是教区贫民救济处的长官派人送来的。她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最后连鞋都磨破了。有人看见她倒在街上。但是至于她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那可真的是没人知道。”

这个好心的医生弯下腰，拿起已死去女人的左手看了看说：“又是那种事，我知道了，又是一个没戴结婚戒指的女人。啊，晚安。”说完，他又摇了摇头。

随后，护士独自对着那只绿色玻璃瓶仔细观赏了一番，她在一个矮椅子上坐下来，想为婴儿多准备些衣服。

小奥立弗真可以说是一个着衣典范。打他出生那一天起，他唯一遮身

蔽体的东西就是紧紧裹在他身上的那条毯子，即使是上流社会的人也很难确定他的身份地位，他既像是贵家公子，又像是乞丐。

这时，他被一件旧的白布罩衫裹住了，罩衫已经开始褪色，有印章，有标签，一看就知道是不知洗过多少次了。他已经正式进入自己的角色——教区的孩子——济贫院的孤儿——半饥半饱的苦力，这一切，注定他来到世上就是要受尽苦难、折磨的，被人看不起、无人可怜的。小奥立弗放纵地哭起来。假如他已经认识到自己成了孤儿，未来的命运和人生是如此的曲折，他的生存，全得看教区委员和贫民救济处官员会不会心生怜悯，他肯定会因此哭得感天地泣鬼神的。

第二章

接下来的八个月，也可能是十个月，奥立弗成了一个不守信用和欺骗行为的牺牲品，他是靠别人专门用奶瓶喂大的。按规定，济贫院将这名嗷嗷待哺的、可怜的孤儿的情况上报了教区当局。教区当局很搪塞地咨询济贫院，眼下“院内”不知道有没有一个为奥立弗给予照料和为他提供营养的女人。济贫院当局不好意思地回答说，真的没人。

于是，教区很毅然地决定，把奥立弗送去“寄养”，说实话，就是打发他到三英里之外的一处分院。那边有二三十个违反了济贫法的小犯人整天吵吵闹闹，在地板上翻跟头，吃不饱也穿不暖，有一个老太婆专门管教他们，老太婆之所以肯接受这些小犯人的主要原因是这些个小脑袋能为她每周挣回六个半便士。

每周七个半便士，就能给一个孩子最好的伙食，七个半便士能够买很多东西了，足以撑坏一个小肚子。老婆子也很有心机，阅历丰富，很懂得如何调教孩子，心里盘算着每天如何节省开支。就这样，她把孩子们每周的大部分生活费用都留给了自己，她做个实验经济的哲学家肯定够资格。

大家撑坏一个小肚子还有一套实验哲学，那是使一匹马儿不吃草也能跑得高的高招，那就是控制马儿的口粮。那么，那匹马儿则会在第一份可口的空气饲料还没有到来之前一命呜呼。接受委托照看奥立弗·退斯特的这位女士也信奉实验哲学，遗憾的是，她的一套制度实施起来得到的结果也是差不多的。当孩子们依靠极少且劣质的食物维持生活时，大多数孩子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的因饥饿病倒在床，有的不小心掉进火里，要不就是偶然

之间被呛得半死，上述的任何一种情况出现，都有可能夺走一条可怜的小生命，让其稀里糊涂地去会见从未谋面的亲人了。

让人更感到可怕的是，居然有人在翻床架子的时候，没注意床上还有一名孤儿，居然连他一块倒过来，或者正在洗洗涮涮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孩子给烫死了——不过后一种事故还是很少发生的，有时还会吃官司的。陪审团会故意刁难，提出一些很麻烦的问题，教区居民也会公然联名提出抗议。

这种情形不会维持很久，这类不识相的举动很容易被教区医生的证明和干事的证词给顶回去，前者依照惯例把尸体剖开看看，发现里边没有什么东西，后者则是教区教会他们怎样发誓，誓词中充满献身精神。除此之外，理事会定期察看寄养所，会提前一天派干事去说一声，他们要来了，孩子们会被收拾得又干净又光鲜，让人赏心悦目，大家也没有别的想法。

谁能期望这种寄养制度下能够养活出多么健康的孩子来。奥立弗·退斯特九岁的时候脸色泛黄瘦小羸弱个子也不高，腰也细得像根树枝。

然而，小奥立弗幼小的心里早已埋下了刚强果敢的种子，纵然寄养所的伙食很差，待遇也特别差，他却顽强地活到了自己的第九个生日。

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他的九岁生日，这时，他正在煤窖里庆祝生日，客人有两位小绅士，就是经过他亲自筛选的另外两个小伙伴。他们仨真是很搞笑，竟然一起叫嚷着肚子饿，然后一起结结实实挨了一顿痛打，接着就被关了起来。

就在这时，所里那位好当家人迈安太太突然被吓了一跳，她没有想到教区干事班普尔先生会在这时候过来，此时班普尔先生正在竭尽全力打开花园大门上的那道小门。

“天哪。是你吗，班普尔先生？”迈安太太说着，把头探出窗外，脸上装出一副欣喜若狂的表情。

“是的，是我，你快把奥立弗和那两个臭小子带到楼上，顺便把他们洗干净。”

“哎呀呀，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班普尔先生，真的哦。”

班普尔先生是个急性子，人也很胖，他使劲摇了摇那扇小门，又踹了它一脚，除了教区干事，谁还能这么做呢？他也没心思理会这种亲昵的问候。

“天哪，瞧我，”迈安太太边说边急忙跑过来，“看我这糊涂鬼，都不记得里边已经锁上了，唉，都是这些小宝贝们。先生，您快进来吧，班普尔先生，请吧。”

这位干事就是不给迈安太太面子，虽然她的热情能够让任何一名教区

干事产生侧隐之心。

“迈安太太，你觉得这样做，你就很有礼貌吗？”班普尔先生手持手杖，咄咄逼人地问道，“教区公务人员来看收养孩子纯粹是为了公务，但你却让他们在门外坐了半天的冷板凳！迈安太太，你不知你是什么身份吗？”

“班普尔先生，老实说吧，你来之前我还对宝贝们说，您要来了，你不知这些小宝贝有多开心哦。”迈安太太讨好地说道。

班普尔先生一直都让你骄傲，他总是觉得自己能言善辩，身价高，这会儿他不仅露了自己的口才，而且还显示出了自己的地位，他的态度明显有所改变。

“行了，行了，迈安太太，”他的口气和态度明显改变了很多，“姑且说你没说谎话，也或许都有可能。现在，你快领我进去吧，迈安太太，还有很多重要的事等着我呢，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

于是，迈安太太连忙把干事领进一间小客厅，热情地给他让座，讨好地把干事的三角帽及手杖放好。班普尔先生得意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我说，你该不会见外吧？瞧，我大老远的来，是很匆忙，我又不是个好管闲事的人，这个你是很清楚的。”

迈安太太甜甜地说道：“哦，班普尔先生，要不要我陪你喝上几杯？”

“不喝，我滴酒不沾。”班普尔先生委婉又不失风度地拒绝了迈安太太的请求。

迈安太太遭到了拒绝很不甘心，继续说道：“班普尔先生，我只是让你喝一小口，何况这一小口里面还有糖块，我想这一口应该会很不错的。”

班普尔先生干咳了一下，算是默认了。

“哦，就一小口，快喝吧。”迈安太太乖巧地说。

“你这是什么酒？”干事问。

“杜松子酒，”迈安太太边说，便打开角橱拿出两瓶酒和一只杯子，接着说道，“这东西我家经常准备一些，要是碰上孩子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加点达菲糖浆，让他们喝，让他们身体舒服点。”

“迈安太太，孩子还喝达菲糖浆？”班普尔问道，目光紧紧地盯着迈安太太，“调酒是不是很有趣？”

“是啊，纵然是贵了点，但苍天可鉴，”她回答，“先生，你是知道的，我怎么会让这些孩子在这里遭罪呢。”

“是啊，”班普尔先生赞同地说道，“迈安太太，你是个不但善良而且具有怜悯之心的女人。我会很快地向理事会反映这个情况，迈安太太。”他把酒

杯挪到自己面前，“迈安太太你真是位伟大而善良的母亲。”他调了调杜松子酒，“我——我很高兴为你的健康干杯，迈安太太。”话刚说完，酒杯里的酒也已空了大半杯。

“好吧，我们现在言归正传说点正经事，”干事边说着，边掏出一个皮夹子，“奥立弗·退斯特，今天满九岁了，这孩子洗礼都没做完。”

“老天保佑他。”

迈安太太插了一句，眼里流出同情的泪水，她用裙角擦了擦眼睛。班普尔接着说：“我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也没办法找到他的亲生父亲。他母亲的地址姓名，我也没查出，虽然刚开始我悬赏十英镑，结果我们还是一无所获。”

说完他失望地扬了扬他的双手，迈安太太沉思了半晌道：“那，他的名字是谁取的呢？”

干事扬扬得意地说：“当然是我给他取的。”

“哦，班普尔先生，这名字是你给取的？”

“是啊，当然是我，迈安太太。我们是顺着 ABC 的次序给这些宝贝们取名字，上一个 S——斯瓦布尔，我给取的。现在轮到我就取名叫退斯特，接下来是取安文·卫尔金斯，等到了 Z 的时候，我们就又重新排一遍，依此类推。”

“哦，先生你真是太有才了，这么有学问。”迈安太太说。

“哦，”班普尔干事显然被迈安太太的话吹得神魂颠倒了，“是吗？夸张了，兴许吧，迈安太太。”他把杜松子酒一饮而尽接着又说了：“奥立弗已经大了，不适合再待在这儿了，理事会决定让他迁回济贫院，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带他走。”

“好的，我立刻就去。”迈安太太说着，马上离开了客厅。一会儿，奥立弗被一位女保护人带进来了，脸上手上看起来比以前利索多了——以前总是被污泥包着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洗掉了不少。

“奥立弗，向这位先生问个好，鞠个躬。”迈安太太说。

奥立弗很乖地对着面前的干事鞠了鞠躬，他的另一层意图也是对着桌子上的三角帽。“奥立弗，和我一块去我们教区行吗？”班普尔先生的语气让人生畏。

正在小奥立弗要回答愿意去的时候，猛地瞧见在干事身后的迈安太太，她正恶狠狠地挥舞着拳头，这让奥立弗非常的恐惧，但他也立刻领会了迈安太太的意图，迈安太太的拳头奥立弗是领教过无数次的，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先生，她也去吗？”奥立弗怯怯地问道。

“不，她不去，”班普尔先生回答说，“但是在平时她有空就会去看望你。”

对于孩子来说，虽然他年纪不大，表面上他还是会假装舍不得离开迈安太太，但心里已经对她厌烦极了。假如说还要流泪的话，对奥立弗来说这太简单了，因为他伤心的事太多了，随时都能流出几滴泪来。

迈安太太假装舍不得奥立弗离开，假惺惺地抱了抱他，并给他一块奶油面包，这块面包倒是挺实际的可以用来充充饥，免得一到济贫院就显出一副好几天没吃饭的样子。奥立弗立刻拿着面包，并戴了一顶教区为他准备的茶色小帽，在这里他从未受过亲切的关怀，甚至连一句温暖的话也没听过，就这样可怜的幼年时代悄悄地走了，可以说他的幼年漆黑。即便这样，当他离开这里时，难免还会有些哀伤，因为这里还有和他一样的小伙伴们，他们是在这里结识的，现在要离开，当然会很惆怅，很哀伤。现在他将独自一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孤独感第一次涌上他的心头，让他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班普尔先生领着奥立弗一路小跑地出去了，每走一英里左右，奥立弗就问一次是否快到了。班普尔先生总是以粗暴而简短的话语回答了奥立弗提出的问题，喝进肚里的杜松子酒，这时全部蒸发了，这时的班普尔先生又成了一名严肃的教区干部了。

一到济贫院，班普尔就把奥立弗交给一个老太太看着，然后自己就办事去了。就在奥立弗刚吃完一片面包的时候，班普尔就回来了，并告诉奥立弗今晚正好理事会开会，正好他可以带奥立弗去见他们。

奥立弗听到这事后很是担心，因为“理事”这词在他的概念里是一块木板，关于木板怎么活，他显得很是茫然，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哭还是笑，然而，这时候，他也没时间顾虑其他。班普尔先生用手杖在他的头上敲了一下，以便使他清醒些，接着又在他的背上打了一下，然后吩咐他快点儿跟上他。很快，他领着他走进一间粉刷过的大房间，十多个胖胖的绅士围坐在一张桌子前边。其中有个特别胖的绅士，他的脸滚圆通红，且他坐的椅子比其他的椅子高出许多。

“奥立弗，给各位理事鞠躬问好。”班普尔说道。奥立弗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用力地抹去泪水，然后深深地朝他面前的桌子鞠了一躬。

坐在高椅子上的绅士首先开口问：“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眼前这么多绅士，不禁让奥立弗的心慌起来，动作有些拘束，浑身打战，这时干事又在后面推了推他，吓得奥立弗哇哇直哭。因为以上的缘故，奥立弗回答绅士们提出的问题时，声音嘶哑，并且吞吞吐吐，导致一位穿白色背心的先生当场断言：奥立弗根本就是个弱智。这里必须让大家明白一件事，

通常绅士们都是把预言吉凶当做一种提神开心的乐子来作弄人。坐在高椅子上的绅士说道：“孩子，你听着，你是个孤儿这一点你应该明白吧？”

“先生，这一点我明白。”可怜的奥立弗说。

“这孩子绝对是弱智——不会有错，肯定是。”穿白背心的绅士说。

“别打断我的话。”刚开始说话的那位绅士说，“你知道是谁把你抚养大的吗？——是教区。这点你也是知道的，况且你双亲不在。”

“是的，我知道，先生。”奥立弗带着哭腔，脸上甚是忧伤。

“有什么好哭的？”穿白背心的绅士问道。真是的，一个弱智有什么好哭的，真是不理解他有什么值得哭啊！

“我很希望你像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样，每天晚上为那些养你教你的人祈祷。”另一位绅士接着说。

“是的，先生，我一定做。”他含糊不清地说。

然而又有谁教过奥立弗呢？假如有的话，他肯定是个优秀的基督教徒，更何况奥立弗从来就没有为养育过他的人祈祷过，这一点被刚刚那个发言的先生所言中。

“好了，好了，孩子，来这里的目的，是让你接受教育，并且让你学好一门对你今后有用处的技术。”高椅子上那位红脸绅士说。

“从明早六点钟开始，拆旧麻绳将是你的第一堂课。”白背心绅士面无表情地说。

奥立弗在班普尔的命令下又深深地向这些绅士们鞠了一躬，原因是为了感谢他们把授业和传艺这两大善举融为一体，可笑的是这两大善举也只不过是拆旧麻绳来体现。鞠完躬，奥立弗立即被匆匆忙忙地带进了一个较大的收容室。说是一间大的收容室，里面只不过有张凹凸不平的硬床，可怜的奥立弗经过这么一折腾，早已睡意朦胧，带着脸上的泪花进入了梦乡，这是一幅怎样的画卷——绝妙的写照，他活现了以慈悲为怀的英国世界的法律，然而法律上规定贫穷的孩子不能睡觉吗？这当然是否定的，法律毕竟还是没有禁止的。

命苦的奥立弗。就在他熟睡的时候，他哪里会想到就在这一天，一个重大的决定，一个与他未来的命运有重大关系的决定，在理事会的商讨下，就这么决定了，其内容大致如下：该理事会都是一些聪明有思想的人，当他们注意起济贫院时，马上他们就发现一个常人看不出的问题——济贫院是穷苦人的栖息港湾。然而对于他们这个阶级来说，济贫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公共娱乐场所，一家免费的旅店，连平时的三顿茶饭也是免费的，在那里绝对是一个吃喝玩乐的乐园，在那里可以整天游手好闲。

“哦！”深知个中缘由的理事先生们开始问话了，“改变这种歪风邪气，必须靠我们这些人了，我们要立即加以制止。”于是，他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所有的穷人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地在院里饿死，二是在院外饿死。

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与供粮商、自来水厂签下可耻的协议，让水厂多供水，粮商少供粮，以致使穷人的一天三顿喝点稀粥，每周只吃到两头洋葱，礼拜天才能增发半个面包卷。他们还厚颜无耻地判定了许多涉及妇女的规章制度，条条都很龌龊，在这不详加说明。

聪明的理事会先生们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以各种手段使贫苦的夫妇拆散，使他们很多人成为单身汉，理事们又利用伦敦民事诉讼费收费太高来吓唬那些不懂法的人。

这种制度刚全力实施的时候，正是奥立弗来济贫院的头六个月。院里的贫民吃的减少，衣服变小了，才一两个星期，他们便骨瘦如柴，但是殡仪馆的账单还是在日渐上升着，最让理事感到高兴的是济贫院与社会上的贫民人数在同等的减少。

在一间很大的大厅里，一侧放着为孩子们熬粥的锅。大师傅在为孩子们舀粥，他旁边则有两个女人为他打杂。遇上节日孩子们就能够多发二又四分之一盎司的面包，平日里只能喝一汤碗粥。孩子们决不放过任何地方沾有的饭菜汤汁，他们会用汤匙刮干净碗底，连手指头也得重重地吸上两口，生怕有汤漏掉。

男孩子的胃口一般都特别的好，三个月以来，奥立弗和他的小伙伴们都得与饥饿作垂死的挣扎。三个月以来，奥立弗·退斯特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忍受着慢性饥饿的煎熬。直到有一天，他们终于被饥饿打倒了，一个个都要发疯了，其中有一个男孩，他不曾经历挨饿的事，在此之前，他曾是一个开餐馆的人的儿子，现在碰到这种事，他则要求同伴多分一碗给他，否则他扬言要吃人，吓得睡在他旁边的小不点整天忧心忡忡。

说话的男孩子，目光凶恶，眼里全是野性的饥饿目光，随时都要吃人的样子，吓得其他人都相信他会有这个举动，大家商讨了一下，决定以抓阄的方式决定谁在当天傍晚吃完饭之后，到大师傅那里再要一点粥，结果，奥立弗·退斯特抓到了。

黄昏到了，孩子们各就各位，大师傅仍然穿着他的那身衣服，站在锅旁，在他身边站着两名打下手的妇人。粥一一分到孩子们面前了，冗长而沉闷的祷告念完之后便是花不了多少时间的进餐。孩子们碗里的粥一扫而光后，他们开始交头接耳，都向奥立弗使眼色，这时，邻桌用胳膊肘轻轻推了他

一下。奥立弗虽然还是个孩子，却已经被饥饿与苦难逼得什么都顾不上，他要铤而走险了。

他一手拿着汤匙一手拿着粥盆，他为自己的大胆行为感到惊讶：

“对不起，先生，我想还要一点粥，我还没有吃饱。”

当时的场景令这个身体强壮的大师傅一愣，他万没想到会有孩子来向他要粥。他的脸刷地一下子全白了，眼睛紧紧地盯着这个要造反的小家伙，此时的场景让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你在说什么！”大师傅好半天才稳住情绪，但声音有气无力。

“对不起，先生，我还要点儿粥。”奥立弗重复答道。

没等奥立弗说完，大师傅拿起勺子照准可怜的奥立弗的脑袋就是一下，同时张开双臂紧紧地把他夹着，嘴里大声尖叫着：“这里有人造反啊，快把干事找来啊。”就在这时，所有的理事们正在密商要事，班普尔听到声音，情绪万分激动地冲进房间，向坐在高椅子上的人汇报说：“利普斯基先生，请你原谅这个可怜的孩子吧，奥立弗他肚子饿了，还想要粥。”

在座的所有人都感到恐惧，空气一下子凝固了，大家面面相觑，惊慌之色写在脸上。

“还要！”利普斯基先生说，“冷静点，班普尔，你慢慢说。不是我耳朵有问题吧？你说那个奥立弗除了标餐外另外还要粥，是吗？”

“是的，的确如此，先生。”班普尔答道。

穿白背心的绅士恶狠狠地说：“那个傻瓜将来不得好死，他将来一定不得好死！”

大家没有反对这位绅士的话，经过理事会的讨论，最后决定把奥立弗关了禁闭。次日早上，就有张告示贴于大门外，告示内容如下：凡愿接受教区，收留奥立弗·退斯特的人，他就会领到酬金五磅，或者说，无论是谁，如果他想招一个弟子，也不管做什么行业，只要你想要奥立弗，都可以拿五镑现金来领。

奥立弗·退斯特的命运果真被穿白背心的绅士言中了吗？在这里，笔者先不告诉你结果，让读者去联想吧。这样才会有趣味可想象啊！

第三章

可怜的奥立弗一直被单独地关在一间黑房间里，他简直就成了个重刑犯人，这种处罚就是那些道貌岸然的理事会商议得出来的，他们还美其名